

我

「最該拿出來提的事就是我以前一直在尿床，一個晚上尿好幾次，尿重複尿在尿漬上面。」你感覺這些話吐出口時像在替一雙磨損的鞋補白，必須最直面地檢視那些瑕疵。視線往下卻忍不住用餘光一瞥她的反應。

「我都不記得有這種事，你應該想想根本不是跟我一起發生的，我教的孩子也沒那麼不自律。」

「我後來尿到你也束手無策，帶我循著街坊推薦找上好幾名名醫，從內科中醫再看到精神科，聽到醫生無從診治你們都急地快哭出來。」

「那後來是怎麼不尿的？」

「你索性放任我尿床，連尿布也不包了，說你再也不想讓鄰居看到是去採買尿布。」

你發覺她專注著看著你喋喋不休，眼尾微彎擠出一條末端分岔的細紋，像在看舞台劇的獨白。

「儘管我很清楚自己睡在排泄物堆積的床上，一進到深層睡眠就失去控制，連自己甚麼時候尿都不自覺。」

「我的至親年過五十後也開始尿床，他們說當時會立即意識到自己尿床，但並非每次都來得及在沾濕床單前阻止自己，甚至如果是做『尿夢』，還會感覺到臀部貼上馬桶座的觸感。」

「那種我也聽說過，但是我以前不是那樣，這麼說好了，對我來說尿床已經像是吞口水、眨眼睛，你都不會記得自己眨幾次眼睛。」她睜大雙眼似在回想自對話初始起眨了幾次眼，你卻希望她能想起多一件事。

「我每天早上都要提早起來洗床單，起初還一寸寸地搓出完整的泡泡，後來只洗愈來愈深的尿漬，你還重新教我怎麼洗，這樣你有想起來嗎？」

「我只記得你比較常說自己在學校又跟誰打架，但是跟鬧事的同學不一樣，你是為了保護其他人，卻都被處罰地最慘，我聽你講打架的技巧還笑出眼

油。」

「我是有打架，但應該是沒有被罰最慘，還好你還有記得我的事，可是這樣還不夠。」

「我這裡倒是還有畫，應該畫的是我的臉吧？」

「對！這竟然還留著嗎？我以為搬家之後就被隨手扔掉了，畫技好粗糙，這才不只是臉而已。」

那是一張用鉛筆描的圖像，背景是廣告紙背面的空白，一個臉和脖頸、軀幹間沒有明顯界線分隔的人，重複上色點出一對渾圓的黑眼珠，頻繁點描的細細毛髮，臉、或者軀幹的下緣接著一雙僅是一劃而成的腿，加上細如爪的十趾。

「還畫了天藍色的衣服，因為我們都喜歡天藍色。」你看著她用食指和拇指搓展開紙張邊緣的皺褶，嘴角被擠出與畫裡一模一樣的梨渦，你感覺自己的胸椎附近湧上一陣暖，定是得償所願的緣故，一托腮才驚覺自己也咧嘴笑出了木偶紋。

「你年輕的時候一定也很常畫畫，像我一樣盡可能地想記錄一切。」

「我倒是比較常拍照，攝影技術這麼普及，儘管繪畫還原的往往超出圖像之外，我能肯定你不知道我藏了好多你的照片。」

「你當然有我們的照片，不過裡頭可能真的有我不知道的。」

「這才是你小時候的照片。」

她遞照片時你發覺她竟有一雙與年齡不符的細嫩柔滑的手。那是與冀望相悖的證件照大小，上頭是眼皮鬆垂而不見眼白，雙脣乾癟、遍布皺紋的一張老嫗的臉，五官異常熟悉，回想時引起一陣無以名狀的困頓感卻又陌生。你起身拉近距離，直直盯著她的雙眼，直到深黑的虹膜映照出一張清晰的人像時微微啟唇，於是一陣愕然，並聽見她輕喚一聲母親。

呂立德老師評語：一、本文藉由喚醒主角的尿床、畫畫、拍照以拉回生活中的

記憶，文中善用對話將「我」的人物性格托出，末段文字情感描寫細膩深刻，刻劃人物形象極其生動。二、本文末句的「聽見她輕喚一聲母親」更將全文帶向高潮，不僅精彩且令人感動不已。三、「我」在文中時而有指稱不明，也因大量運用對話，對於對話前後的文字銜接能力較為薄弱，以致在文意、文氣上的流暢度略顯不足，是可再精進之處。但瑕不掩瑜，本文帶來頗多省思空間。